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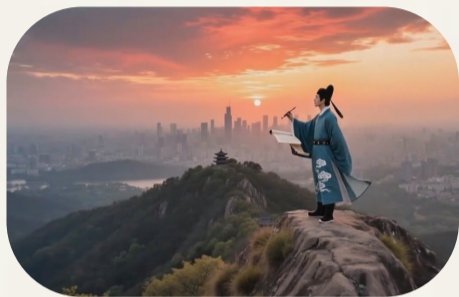
## 师者说·育心录

# 大青山寻踪谢朓

——从废墟上的“谢公井”看教育的精神海拔

五月的大青山，万木葱茏，绿意浓得化不开。

与学长相约来此登山。学长深耕基础教育多年，是位教育家式的校长。我们此行不为赏景，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邀约：寻访南齐诗人谢朓的遗迹，探寻李白笔下“宅近青山同谢朓”的精神密码。



1

穿过午后阳光拨开的山间绿荫，沿着被山泉水湿滑过的山道，身向前微倾，向上溯蔓攀爬。

山路不远，说话间，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“谢公祠”遗址，而史料中记载的巍峨“谢公宅”早已荡然无存。立于大青山半坡，不见原宅片瓦，唯余“青山寺”匾额半悬于荒烟树间。四野青峰如黛，修竹万竿，摇风作响。古寺残垣浸在斑驳里，飞檐颓圮，石阶缝中野花兀自开落，恰似千年前访客登临时模样。风过林梢，南朝楼台早随云烟散尽，但青山依旧在，竹浪仍翻涌着旧时的清寂。

顺着陡直的台阶下行，十余步，“谢公池”“谢公井”遗址铺在面前，泉水冷冷，清浅见底。1500年前，谢朓宣城太守任上，时常在此隐居，凿池引泉，以诗书自娱。李白后来寻踪至此，留下了“宅近青山同谢朓，门垂碧柳似陶潜。”



2

世人多爱谢朓的山水仙气，却常忘了他骨子里的入世风骨。抚过“谢公池”“谢公井”岩壁上的苍苔，淡淡的水纹，在竹林的轻声中，仿佛诉说着至今留有的“谢朓楼”往事。谢朓任太守时，面对旱涝蝗灾，开仓赈粮、组织抗灾；在地方治理上，摒弃苛政，清明如水。池水中不是文人雅集的闲楼，而是体察民情、治国理政的光影。站在此刻的山水间，不正是穿越时空，与谢公另一个灵魂对望么？

“原本想着来看看古迹，结果只剩一抹野草、一池清水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

我俯下身，掬起一捧清冽的井水，感到一丝前

所未有、直透心灵的震撼与触动。能寻到的从来不是实体遗迹，而是那份“山水有清音”的魂魄。即转身对坐在石凳上的学长说：“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教育现场吗？”

3

谢朓留给我们的，恰恰不是那座供人膜拜的楼，而是这废墟之上宁静的“深井”。我们现在太执着于建造教育“高楼”——名校光环、升学数据、豪华硬件，却往往忽略了挖掘深井。

谢朓扎根泥土，解决真问题，是务实的能吏；隐居大青山，又有超拔情怀，涵养精气神，是飘逸的诗人；他没有留下物质的奢华，留下的是“余霞散成绮”的空灵。教育的终极不应是钢筋水泥般的分数堡垒，而是哪怕身处陋室，却依然拥有“澄江静如练”的内在气象。看着波光清澈的池水，不禁让人感慨，若教育只盯着眼前的分数，而抽干了文化的根脉与社会的担当，岂不是买椟还珠？

脚踩着残存的石阶，山风骤起。我们聊起李白对谢朓近乎痴迷的崇拜，不仅因为谢朓的诗风清丽，更因为谢朓身上入世有为、出世有守的完整人格。学长感叹道：现在很多孩子的人格是被撕裂着的。要么被功利主义压得喘不过气，或陷入虚无的躺平。谢朓和李白的结合，才是要给孩子补上的“中国气血”。

我深以为然。



4

下山时，夕阳将青山染透。回望那荒芜的谢公祠，我忽然悟透了李白《月下独酌·其三》那句最极致的快乐：“醉后失天地，兀然就孤枕；不知有吾身，此乐最为甚”，一种物我两忘的沉浸状态。当孩子们在刷题的焦虑中计算着排名，就失去了学习的乐趣；只有当忘记了功利，忘记了别人的眼光，完全沉浸在探索知识、创造美的那一刻，真教育才会真的发生。

大青山的风吹了千余年，依旧荡漾。我们这代教育人的使命，或许不是急于建造华丽的教育“高楼”，而是像谢朓那样，在废墟之上，为后来者掘一口精神的“深井”，历经光阴，却在废墟之上，自有繁花。

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为教育未来指认清泉的人。

(淮南市教体局 李韦遴)



谢朓(464年~499年)，字玄晖，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，南朝齐诗人。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，母为宋文帝女长城公主。历任豫章王萧嶷行参军、随王萧子隆文学、宣城太守等职，永元元年因拒萧遥光谋反被害。参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学活动，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，其山水诗以观察入微、语言清丽著称，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存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等名句。

谢朓永明九年随萧子隆赴荆州，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其文集信息，作品原集12卷及逸集1卷皆佚，明代《四部丛刊》影明抄本为流传版本，今存《谢宣城诗注》。现存诗作二百余首，李白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有“解道澄江静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之句，王士禛称其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